

慎



反 腐 档 案

王德合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德合 著

慎

— 反腐档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慎一反腐档案/王德合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9

ISBN 7-5399-2207-9

I. 慎... II. 王...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414 号

书 名 慎一反腐档案

著 者 王德合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小福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207-9/I·2086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德合同志新作《慎——反腐档案》一书即将付梓，邀我为之作序。提起笔，心中又有些迟疑。德合同志和我虽然都是从戎之人，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但他70年代末已投身检察事业。说实在话，对德合同志，我了解并不多，但我知道他是反贪侦查战线上的一名传奇式人物，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他参加查办过无数起大案难案，还被借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查办过胡长清等3起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曾3次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表彰，被树为全省反贪战线上的旗帜，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他“全国模范检察干部”荣誉称号。他撰写的作品难免要带着专业色彩，我对检察业务了解甚少，因而迟疑不决。

带着困惑，我打开了他寄来的样书和他2000年在检察出版社出版的《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与组织指挥》一书详阅，心中为之一振。30多万字不算多，但是每一篇故事都能折射出正义与邪恶、爱与恨、情与法的冲突，饱含着德合同志对人生、对事业的理解和阐释。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种捍卫法律的执著韧劲、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业务工作的潜心研究，以及他为反腐败斗争所做出的贡献，使我肃然起敬。更令我钦佩的是：德合同志能在办案之余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用生动的文笔书写出来，故事虽然平常但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朴实却富有生活气息，竟把我这个专业文学创作者也带入了一种从未感知的全新境界。我相信，读过这本书，大家都会从思想上受到启迪、感情上得到升华、灵魂上得以净化。兴奋之余，欣然命笔，草成此序，权做与德合同志的一次相互沟通吧！

周大新

乙酉年春于京

目 录

序	1
一、迟到十年的枪声	1
二、泯灭人性的贪污杀人案	27
三、他把自己送进地狱	50
四、“情”与“法”的较量	61
五、智取“孙百万”	73
六、大浪淘沙	82
七、谁主沉浮	108
八、“权”“钱”错位的财神	130
九、案中案侦破记	142
十、大厦里的“蚀虫”	162
十一、他为金钱孤注一掷	176
十二、追捕日记(一)	184
十三、追捕日记(二)	203
十四、官仓里的“硕鼠”	219
十五、一个老党员的悔恨	230
十六、智擒“水鬼”	233
十七、伏“虎”记	250
十八、敲骨吸髓的监理员	264
十九、推销员失踪之谜	274
二十、平山镇的警笛声	281

二十一、她失去了人格	290
二十二、他把娇妻押上了赌桌	299
二十三、“金盒”梦的破灭	307
二十四、“黑金子”的诱惑	319
二十五、是你？是她？	326
二十六、穿警服的黄金倒爷	332
二十七、戴“盾牌”的囚犯	344
二十八、父亲，你好狠心	362



一、迟到十年的枪声

金钱不是罪恶之源，只有贪欲才是万恶之源。

——题记

(一)

1983年初，松山县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科接到群众的举报，揭发这个县立房镇财政助理员暮云有贪污受贿问题。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后松山县检察院接到的第一个涉及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人员涉嫌经济犯罪的举报。当时，正值农村实行“大包干”初期，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这项新生事物持观望、保留态度。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推行党的政策的前沿地带出现不稳定因素，无异于平地里一声炸雷，处理失当，将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松山县的上级单位古州市党政领导和市检察院分院对此案十分重视，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为了打好这改革开放后的反贪第一仗，古州市检察院分院和公安局的领导在经过认真研究和精心准备之后，从分院和市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联合专案组。

凌剑锋这个刚刚走出军营、踏上经济案件侦查工作的“初生牛犊”，临危受命，承担了查办这起十分棘手案子的重任。

4月初的古州大地，一派春意盎然。就在这个时候，凌剑锋带领由市、县两级检察院干警组成的办案队伍来到案发地——松山县。

专案组的干警虽然年轻，但个个身手不凡。他们中间既有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从公安系统调来的侦查骨干，也有检察机关自己培养的行家里手。凌剑锋对这支队伍十分满意。在初到松山的那几天，他以为随着专案组的进驻，案情会渐渐浮出水面，很快就可以查明真相，但

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起看似简单的案件竟然拖了整整 10 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案件。

专案组刚刚开展工作,就收集到了许多群众的举报材料,但这些举报都比较笼统,有的还是道听途说。犯罪嫌疑人似乎也听到了什么风声,放出话来要使专案组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面对这样的形势,凌剑锋不慌不忙,召集专案组一班人坐下来开了一天一夜的“诸葛亮”会,试图从那众多不太具体且证据甚少的线索中,寻找这“第一刀”的切入口。长长的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内堆满了烟头,在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推理后,凌剑锋得出如下结论:暮云贪污作案,就必然会在账簿凭证上做手脚。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哪怕是再狡猾的狐狸,偷吃了鸡也不可能嘴巴手脚弄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点儿痕迹。暮云不可能不在账簿上留下蛛丝马迹。

县委招待所会议室的灯光亮了一夜。当又一个旭日东升、彩霞满天的时候,大家的意见逐步集中、思路慢慢明确。凌剑锋略一思索,决定就此关键问题,请示坐镇指挥的副检察长金一。金一副检察长做公安工作多年,具有十分丰富的侦查经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及时进行归纳。在认真听取了凌剑锋的汇报后,感到大家分析有理,沉思片刻,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封账查账,收集暮云贪污作案的书证。

办案最讲究节奏。在果断和稳妥之间必须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像这起案子,不能急,最需要稳。为了稳妥起见,凌剑锋决定兵分两路。老侦查员古清锋带领一路人马集中精力查账;凌剑锋带领另一路人马采取敲山震虎的策略,来了一次“火力侦查”:传讯暮云。

令凌剑锋和侦查人员永世难忘的是和暮云第一次正面交锋时的情景——暮云,四十多岁,下穿深灰的的确良西裤,上穿雪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给人的感觉是饱经风霜、处事老练。询问室设在县委招待所后院平房内。进屋后,他先用大眼睛骨碌碌地扫视了一圈儿,尔后向办案人员逐个点头,算是“见面礼”。接着,一屁股坐到了主审人凌剑锋和许合东指给他的椅子上,身子向后一仰,右腿顺势架到了左腿上,然后把一只穿着丝袜套着皮凉鞋的脚,直跷得

和桌沿齐高，掏出一支烟，在指甲上顿了顿，往嘴唇上一夹，又摸出亮晶晶的在当时很时髦的电子打火机，“叭”一声点上火，故意喷出一串串的烟圈儿。一副满不在乎、目中无人的样子。

见此情景，凌剑锋和许合东互相递了个眼色，按事先商量的预审方案，单刀直入：“暮云，群众揭发你有许多贪污犯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地交代，以得到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暮云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然后徐徐地吐出一个烟圈儿，傲慢地说：“群众？哪个群众？有人要说我杀了人，你们也信？‘捉贼捉赃，捉奸拿双’，证据呢？证据呢？……”当即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同时扫了一眼对面的几位侦查人员。

对于这样的场面，凌剑锋虽然早有预感，但仍然被暮云那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不过为了侦破案件，还是强压下怒火，异常严肃地盯着暮云，一字一顿地说：“暮云，你听着：证据，会有的。在这里我正告诉你一句，不要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你可以走了。”

望着暮云走出去的背影，凌剑锋若有所思：犯罪分子没有一个不是颇有心计的聪明人，可是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面对高悬在他们头上的法律和正义的双刃剑，他们连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一句简单的古训都忘记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应验了“执迷不悟”这又一句古训。

“出水才看两腿泥”。凌剑锋丝毫没有被暮云设下的烟幕所困惑。他和古清锋、许合东几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决定原计划不变，但要抓紧。

侦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第二天，查账组对查封的暮云的账簿进行了粗略的审查，发现他的账簿凭证明显不完整。带领干警前去查封账目的古清锋回来报告说，暮云在交账时轻蔑地哼了一声：“论查账，我的资格可以当你们的老师。查去吧，有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我来教你们。”

凌剑锋感到，暮云决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不拿出真凭实据，他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当时，在场的侦查员们一听这话，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关键时刻，副检察长金一给查账组的同志们鼓劲儿：“不怕他现在闹得欢，咱们秋后再和他算账！真理和正义在我们手里。我们不必计较这些。剑锋同志，你组织大家先把群众举报的问题排排队，再到账目上查找线索。黄鼠狼偷吃了鸡，总会留点鸡毛、血迹在地上的。认真查、仔细查，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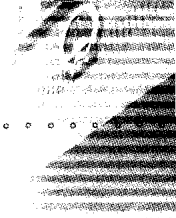
（二）

凌剑锋这次“火力侦查”果然没有白费劲儿。暮云虽然在侦查人员面前“演技高超”，似乎表现得滴水不漏，但据他后来交代，那天他一回到家，全家就像被捅了窝的马蜂，立刻慌乱起来，一千人开始了紧张地转赃、匿赃活动。

暮云是何等聪明之人？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他深知“纸包不住火”这个道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与检察机关对抗到底。

当夜，暮云找来月潭村的亲戚王中，把他藏在家里的两个镇的账簿凭据让王中连夜带走。同时，把自己私藏的12颗手榴弹、300多发子弹也包扎起来，放入一个绿帆布包，让王中一起带走。临别，他再三交代王中：“你回到家后要立刻将账簿单据销毁掉。”又指着那个绿帆布包：“这东西一定要收藏好！”可怜王中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生没有遇到这样大的事。与暮云分别后，乘着月色，一溜小跑儿往家赶，一路上胆战心惊，生怕被别人发现。

王中回到家里，拿着这些东西左藏不是，右藏也觉得不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自己家的小院子团团乱转。眼见天色快要大亮，最后只得把手榴弹、子弹用塑料袋裹了又裹，包了一圈又一圈，埋到了自己家门前的粪坑里。账簿上记了什么、为什么要自己烧掉，这个只读过几年小学的农民表面上虽然说不清楚其中的奥秘，但内心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左思右想更是不敢烧毁，怕将来万一追到自己的头上



要担责任。一旦坐牢，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情急之下，把账簿单据捆成一捆用塑料薄膜包好塞到了自己家破草房的屋檐下。王中这一塞一埋不打紧，无奈之举的结果却成为后来查实暮云贪污犯罪的一颗“重磅炸弹”。

第二天一大早，王中胡乱吃了几口昨夜的剩饭，匆匆离开村子，把暮云头天交给他的一个锁死的箱子和一个加锁的提包偷运到泗州暮云的另一个亲戚家。这个穷得一生都没摸过十元钞票的王中哪里知道，那箱子和提包里装的全是成捆的现金、粮票和存折。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暮云打发走了王中，立刻又把妻子吉英和“干女儿”玉姬叫到内屋，拿出了13个存折，共计两万多元存款。另外他又拿出一个黑提包，内装39000余元现金。暮云指着存折和提包对妻子和玉姬说：“这是咱家多年的‘心血’，你们俩要设法保管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他们（指侦查人员）手里，一旦落到他们手里，我就完了，你们这辈子也难享清福。”

在妻子眼中，丈夫的话字字千金。吉英当即把黑提包藏进一个破麻袋，再装进一些破衣杂物，然后捆到自行车后架上。“干女儿”玉姬也不示弱，迅速撕开衣襟，要把存折往里放。暮云定了定神，一把抓过来说：“不行！检察院的人碰到了会先翻衣襟衣领。”玉姬说：“那咋办？”吉英不愧是过来人，灵机一动，把存折捆紧用塑料袋一封，一把拉过“干女儿”，麻利地把存折塞进了她的裤裆里，吓得玉姬花容失色，几乎要叫出来。吉英则奸笑着自鸣得意地说：“哼！这一次，鬼也搜不到里面去。”

一切安排停当。吉英拉开大门，探头看看村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便推着车子急匆匆地出了村。稍后，玉姬也闪身出门，奔向另一个方向。不久，两人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送走了老婆和“干女儿”，暮云仍旧感到百爪挠心，便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四处打量，琢磨着还有什么疏忽遗漏的地方。想来想去，自认为已经“天衣无缝”，这才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颓然坐倒在沙发

上，一边吸烟，一边闭目沉思。在烟雾缭绕中，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

(三)

松山是古州最东边的一个县。境内有雄伟蜿蜒的山脉、清冽甘甜的泉水，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但这同一片蓝天、同一块土地，也滋生了一些豺狼恶豹。对立统一，大概就是大自然的辩证法则吧。

1947年松山解放之际，暮云出生在这个县立房乡月潭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这里依山傍水，田肥土沃，旱涝保收，是方圆几十里人人羡慕的好地方。就是在大跃进、吃食堂、闹饥荒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儿的农民也不曾受过大苦。暮云自小天资聪颖，六十年代初考入了泗州中师。凭着那份天赋，在学校迅速成为冒尖儿的优等生。加上那天生的一张清秀白皙的脸庞，伶牙俐齿的口才，能文善诗的文笔，入校不久便成了学校女生竞相追逐的“白马王子”。当时追得最紧的，一个是校团委书记——吉英，也就是他现在的老婆；另一个是“校花”莹玉。两个女人明争暗斗，使出浑身解数，接近暮云。暮云素来多情，对这个也爱，对那个也舍不得松手。于是就在两人间搞起了“三角”恋爱。今天和这个幽会，明天同那个私约，竟使得两个女生经常争风吃醋撕打吵骂。为此，学校还给暮云一次警告处分。可是，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拉拢几个落后学生，结成帮派，诬陷攻击学校领导，打击先进学生，后来竟发展到了合伙偷盗。事发后被学校处以留校察看处分。年轻时的品行不端，难免不为后来埋下“祸根”。

有人说“爱情”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人一旦爱上了另一个人，哪怕对方是个强盗、罪犯、卑劣的小人，他（她）也会认为对方是上帝面前受委屈的洁白羔羊。在度过了3年学生生活之后，吉英这位众多女学生中的佼佼者、具有相当政治前途的团委书记，竟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跟随暮云回到了松山，并且很快结了婚。多年以后，提



起这件事，学校的不少领导与老师仍然一再摇头叹息，百思不得其解。

人生如舞台，婚姻更是“好戏”。婚后不久，吉英被分配到松山县东岭乡一个小学任教，而暮云却被分配到松山县另一个镇的小学任教。两人相隔几十公里。不知是巧合，还是天公要成人之美，在校与暮云搞过“三角”恋爱中的那另一个“角”——莹玉竟也分到了暮云这所学校。结果自然便是干柴遇烈火，旧情重燃。两个昔日的恋人相见恨晚，很快便陷入如胶似漆的境地。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暮云热恋于莹玉，自然冷落了吉英。女人的心最细，慢慢地吉英发觉了这个秘密。接着，醋意十足的吉英便是不断地“跟踪”暮云，还不时来个突然袭击，但毕竟防不胜防，几场哭闹之后也只好无奈地听之任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暮云借“串连”之机偷偷带着莹玉到了长水市，在旅社里二人同床共枕，不料被当地造反派从被窝里给揪了出来，通知让学校前去领人，二人灰溜溜地被领回学校。因为事情发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大家忙于搞运动，没有工夫追究。拖了一段时间后，暮云只作了个检查也就罢了。

不久，暮云因“造反”有功，借“三结合”之机，爬上了校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但他本性难改、欲壑难填，自恃革委会副主任的权势，竟然色胆包天，厚颜无耻地同两个相好的女人滚在了一张床上。很快被对立派捉奸在床。不过在那“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年代，在那特殊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中，暮云不仅没因此而丢官，反而因祸得福，1969年被提升调任为山河镇党委秘书。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山河，他又故态重萌，到处“渔色猎艳”，利用手中的权势，公开霸占了一个“四类分子”子弟年轻漂亮的老婆，长期鬼混，女方的丈夫知道后吓得不敢回家睡觉。因为影响太坏，暮云又被调到明山镇任财政助理。从此，他的丑恶本性进一步暴露，无耻行径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开始大肆贪污，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刚到明山，镇党委安排暮云到岗寨村去驻队“蹲点”。说是蹲点，暮云却把心思放在了寻花问柳上。他发现该村17岁的玉姬姑娘唇红齿白，身段苗条，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不由得又动了歪心思。玉姬自

幼父母双亡，随兄嫂生活，家境贫困不堪，十七八的姑娘连一件像样儿的衣服都穿不上，而且姑嫂不和，常被嫂嫂打骂。暮云经过多方打听和盘算，选择了这危而能入、入而易顺的时机，开始施展他那“渔色”惯术。他以关心群众为借口，找机会接近玉姬姑娘，不断给这姑娘一些小恩小惠。同时，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甜言蜜语地左一个安排“工作”，右一个出去见见世面，把一个本分老实的农家女子搞得情迷意乱。在当时，一个农村子女能找到一份“工作”，那不啻是一个天外福音。玉姬从此在暮云面前一口一个“暮叔”，叫得亲亲热热。眼见时机成熟，暮云趁玉姬哥嫂都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溜到了玉姬家。玉姬一看“恩人”进屋，连忙冲茶倒水，点烟让座。可怜这个无知单纯的姑娘哪里知道，一头恶狼已经来到了身边。看着姑娘被短袖衫紧绷的乳房、浑圆的臀部、窈窕的身姿，暮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火，趁玉姬进屋给他拿白糖之机，跟到屋内，像野兽一样，猛扑上去把姑娘搂住，摁倒在床上。农村人顾面子，更何况是黄花大姑娘，玉姬喊又不敢喊，挣又挣不开，只有低声哭泣，以泪洗面。

事后，暮云掏出 30 斤粮票，又拿出 30 元钱塞到哭泣不止的玉姬手里，堂而皇之地说：“别哭了，今后只要你顺了我，我决不亏待你……”

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工分、买布凭布票、出门靠粮票的年代里，对于一个常年吃不饱的农村姑娘来说，30 斤粮票就可以去饭店吃上半年白馍油条；对于一个衣不遮体的穷孩子来说，30 元钱就可以扯一身花的确良新衣，更何况还有暮云满口答应的令多少青年人羡慕的“工作”。面对这突如其来、可让同龄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小恩小惠，姑娘屈服了，心甘情愿地拜倒在暮云这个流氓无赖的脚下。这样，玉姬摇身一变，竟成为暮云驻队的“随身夫人”。

毕竟是国家干部，招摇过市很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为遮人耳目，暮云认玉姬为“干女儿”。后来，为长期占有玉姬，暮云又利用职权把姑娘安排到立房镇当助征员，并解决了农转非户口。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举目无亲为借口，玉姬名正言顺地住进了暮家，以报答“干爹”的大恩大德。暮云的老婆吉英也真算得上“贤德”，深知丈夫这



辈子的嗜好，不仅对丈夫和玉姬的关系不加干涉，出差时反而恬不知耻地对玉姬说：“我不在家，你给你暮叔暖脚吧。”特殊的“姨太”关系再加上“报恩”观念的驱使，玉姬很自然地成为暮云一家认可的家庭成员。

暮云家中的每项重大活动自然也少不了玉姬的参加，就连按当地风俗每年的“清明”和“十一”这种上坟祭祖的日子，暮云夫妇也会很默契地带上这“姨太太”。1981年的清明节，暮云像往年一样携全家上坟、祭祖。反常的是这一年上坟除了带纸、鞭炮和祭祖品之外，暮云不知从哪儿弄到一支手枪。到达坟地之后，仍按常规摆上祭品、烧纸、鞭炮，尔后暮云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啪……啪……啪”就是3枪。吉英和玉姬惊得目瞪口呆：“咋回事？咋回事？你从哪儿弄的枪？”

“哈……哈，看看你俩那胆量，真是女人见识，你们管我从哪儿弄来的。”

“你乱打枪就不怕人家追查吗？”

“知道个屁，刚放过炮，这两种声音有多大区别，谁知道，谁来追查我，你们咋呼个啥？大惊小怪的。”

“上坟你打什么枪？”吉英嘟哝道。

“你们回忆一下，这几年我的事儿和家里的事儿多顺，我有权又发财，儿子上大学，非常顺心，这说明咱家祖坟好，地气动了，烧纸祭祖上英灵，打几枪能镇邪扬威。来……来……来，我教你俩每人先打几枪。”

暮云手把手地先教玉姬怎样使用手枪。玉姬这个只上过小学的农村姑娘，哪里摸过手枪这玩意儿，她用颤抖的手从暮云手里接过手枪，吓得浑身直抖。

“看你那胆呀，你抖个啥。”

“我……我害怕呀。”玉姬娇声娇气地说。

“现在又不叫你去杀人，你怕啥？”

“你真的叫我去杀人，我也得有那个胆量呀。”

“到时候真叫你去杀人，你就有胆了。”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吉英站在旁边看着丈夫把玉姬搂在怀里把着玉姬的手边讲怎样装子弹，怎样瞄准射击，竟一声不吭。只见玉姬哆哆嗦嗦地用双手紧握着枪，头向后一扭，紧闭双眼，“啪……啪……”就是两枪。目标是哪里，打到什么地方，全然不顾。

打了两枪过后，玉姬好像有了体会，不再那么害怕了。在暮云的指导下又连打了3枪。

“英，来……来该你打了。”暮云叫吉英打。

吉英在一旁经过细心观察，好像琢磨出打枪的一点规律。她接过手枪，没有玉姬那么害怕，经暮云一点拨，也连打了3枪。此时，暮云心中在想什么？有什么目的？别人很难弄清楚。后来在此案的侦查中，涉枪问题也下了很大功夫，但这支手枪一直没有追查到，究竟弄哪里去了，因线索中断，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

至于暮云为什么在案发前借机教两个女人学打枪，他也一直没有作出交代。但有一点，玉姬姑娘在此案中的角色是查清了，她逐步成了暮云贪污作案的帮凶，越陷越深，终于毁了自己的一生。

在暮云受审查的日子里，玉姬姑娘忧心如焚，不仅到处为暮云烧香拜佛，求神问卦，还暗地里为其通风报信，四处转赃窝赃，直到她被抓捕归案。当侦查人员问到她为什么那么替暮云卖命，她竟然答道：“俺俩的那种关系，我这一辈子只能跟他一个人了。他倒了，我这一辈子靠谁呀……”说着，竟情不自禁的痛哭流涕。多么可悲，又多么愚昧啊！几千年遗留下的“贞操”观念和不论是非的“报恩”思想，竟然驱使一个原本善良单纯的青年姑娘心甘情愿地把青春乃至一生依附于一个罪孽深重的恶棍身上！其中的缘由又怎能用简单的几句话道得清、说得明？

（四）

言归正传。前边说到凌剑锋和他的战友们正面“火力侦查”的目